

# 舍斯托夫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剧哲学

——以《地下室笔记》为例

张楠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摘要:**俄国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剧哲学思想。他认为自《地下室笔记》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了新的创作时期,摒弃了道德理想主义,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并公开与过去决裂。因此,《地下室笔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发生巨变的见证,其中凸显的悲剧哲学思想在作家的创作之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是其悲剧哲学的开始:作家不再为弱小与绝望哭泣,而是作为地下室哲学家打破道德准则与自然规律,探寻生命与存在的本质。他歌颂自由与苦难,拒绝理性与科学,追求自由与信仰,关注苦难与绝望正是悲剧哲学的宗旨。

**关键词:**舍斯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笔记》;悲剧哲学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19世纪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终其一生都在思索生命的意义与人的奥秘,并在作品中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发人深省的哲学问题。别尔嘉耶夫曾这样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真正的哲学家,最伟大的俄罗斯哲学家。他给予哲学的无限多。他的创作对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无比重要。”(Бердяев 1991: 40)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坎坷,但苦难波折的命运于他既是折磨又是恩赐。四年苦役,五年流放,使他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让他的世界观坍塌又重塑。《地下室笔记》就是作家人生重启后的序篇,在这部小说里他尖锐地批评了合理利己主义,无情地嘲讽了空想社会主义,首次描绘了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并且第一次揭示其丑陋和悲剧性方面。其悲剧因素就在于地下人丑陋的意识之中,在于忍受苦难和自我惩罚。他们意识到更好的事物,却又没有可能达到,而重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确信,大家也都如此,因此无需改善。舍斯托夫深刻分析了《地下室笔记》的哲学意义,并据此提出了悲剧哲学的问题。

俄国革命民主派认为,小说是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合理利己主义”的论战性作品。文艺学大师巴赫金认为小说并不属于独白类型,“主人公不是作为生活中的人出现,而是作为意识和幻想的主体,具有永无完结的功能。”(巴赫金 2009: 65)对德国哲学家尼采来说,《地下室笔记》仿佛是一面镜子,他在镜中看见了自我。而在舍斯托夫看来,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悲剧哲学的代言人。他认为小说是作家的自白书,作家借地下室人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悲剧哲学思想。

## 2 舍斯托夫悲剧哲学的缘起

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反映时代特征的最强音。19世纪末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纷乱无序的社会，是一个各种观点、思想层出不穷和争论不休的大熔炉。此时，曾是西方文明主流思潮的传统理性主义正在遭受着严重的挑战。这是时代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人人都在劫难逃。而处于时代大背景之下的舍斯托夫也发生了一场精神危机，迫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对此讳莫如深，具体情况我们至今不得而知，但可以从他所写的文章《纪念伟大的哲学家埃德蒙特·胡塞尔》中窥探一二，“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很奇怪，我最初的哲学老师居然是莎士比亚，是他的谜语般的、不可理解的、带威胁性和阴郁的话：‘这时代是纷乱无绪的’。当时代纷乱无绪的时候，当存在露出它的可怕的情况时，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从莎士比亚，我满怀热情地转到康德……但是康德并没有回答我的一些问题，于是，我就转向另一个不同的来源——《圣经》。”（舍斯托夫 1998：335）这段自白表明了舍斯托夫思想转变的过程，他最初求教于康德，但康德哲学并没有给他答案，最终他求教于上帝。他认为，人们在苦难与绝望的无底深渊中向上帝呼唤，祈求得到灵魂的自由，唯有上帝才能把人们从悲剧性的生活中拯救出来。他一生都在追求个体的意志，疾呼人们冲破理性的桎梏，从理性、科学和道德的压迫中挣脱出来。他认为，理性已经全面统治了人的生活，悲剧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因此，他反复呼喊已经沉睡的人们，希望能唤醒人们心底的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在哲学史上，很少有人像舍斯托夫一样，用自己的一生始终不渝地推崇信仰，反抗理性对人性的压迫。正如布尔加科夫所说：“舍斯托夫的一生写了太多的著作，研究了太多的论题，但在这些各种各样的著作和论题中，我们不难找到一个一直未变的主题，舍斯托夫属于那类思想专一的人，他没有思想的演进。他的思想宗旨在早期作品中就已确定。”（Булгаков 1993：552）可见，舍斯托夫正是前所未有地关注个体的人，关注着个体存在，重视每个人的欢笑、哭泣、眼泪、绝望与呼告，而不是竭力赞颂高高在上的铁的规律。他宣扬苦难的价值，认为人的生命比所有的客观规律价值都高。而这就是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舍斯托夫说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作品的意义不在于回答，而在于提问。这个问题就是：人们究竟有没有为科学和道德所不容的欲望？也就是说，是否存在着悲剧的哲学？”（舍斯托夫 2005：197）这实际上便是舍斯托夫对悲剧哲学存在的肯定。

## 3 舍斯托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剧共鸣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俄国农奴制经济崩溃、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农业危机的加深和阶级的分化，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愈加苦不堪言。1849年4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遭到逮捕，被判处四年苦役，后又流放西伯利亚，直到1859年才获准返回彼得堡。这段苦役和流放的漫长岁月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服苦役的日子是难以想象的可怕，除了做苦工，遭受酷刑的折磨，作为人的尊严也被剥夺，精神受到极大摧残。监狱生活单调漫长，但也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了世界的另一面。一堵堵墙将他与广阔自由的生活隔绝起来，他发现，在这些囚徒中间，有许多聪明的，有才华的人，于是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了人的身上。虽然同为阶下囚，但农民对贵族表现出的敌意不可消除。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出了俄国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用革命解释自己遭受苦难的原因，不再相信革命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能为广大穷苦无告的人民找到出路。苦役和流放使作家的思想彻底改变了，虽然他依旧爱人民，努力为俄罗斯民族寻找出路，但是他放弃了革命之路，开始在宗教道路上探索。但残酷的社会现实却向他表明，宗教和对苦难的顺服是不能将人带出逆境的，这使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也造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悲剧。

19世纪末的欧洲，风雨如晦，在思想界也到处弥漫着“世纪末情绪”。舍斯托夫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说，我们的时代“烦乱无序”。于是舍斯托夫

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他要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中寻找答案，他也正是为了完成这样的哲学使命而奋斗了整整一生。舍斯托夫爱好广泛，曾向往当作家、歌唱家，最终这些梦想都破灭了。对人生问题的敏感唤起了他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沉思。1896年舍斯托夫由于严重的神经衰弱而出国治疗，几年里，他抓紧一切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同时学习哲学，阅读了很多思想家的原著，这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后来舍斯托夫回忆说，通过阅读这些著作，“我感到自己成了康德的对立面。莎士比亚却使我有了巨大的转变，他的书让我晚上不能入眠。……在欧洲时我还读了尼采，我感到，在他那里，世界完全被翻转过来。”（转自雷永生 2007：347）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舍斯托夫被迫开始了18年的流亡生涯。作为犹太人，他从小深受犹太宗教的影响。他生于乌克兰，求学于俄罗斯，最终被迫流亡国外，他的一生像是一部悲剧，始终处于无家可归的漂泊流亡之中。正如徐凤林所说，在舍斯托夫那里，“悲剧就是现实”。（徐凤林 2006：277）

#### 4 《地下室笔记》中的悲剧哲学

正如舍斯托夫所说，人们感到痛苦，是因为无法实现真正的个人意志。在人的心灵深处有一种无法消除的需要和永恒的梦想——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但既然要合理还要必然，那么这还算什么自己的意志呢？有这样的自己的意志吗？人在世间最需要的是按自己的意志生活，哪怕是愚蠢的意志。地下室人便处在这种矛盾纠结的环境中，他追求自由的意志，然而外界环境就像是巨大的监狱将他困在其中，自然规律像一堵堵石墙一样隔绝了他的情感与意志。地下室人看清了人类生存现实背后隐藏的残酷与无奈，他迫切地渴望自由，试图以一己之力摧毁这堵坚固的石墙，但这注定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个人与全体的较量让他精疲力竭，但他并未屈从，当他退回到地下室后，曾经遭受到的嘲笑、排挤和贬损都以自己病态的义愤填膺的呐喊一一回击，并以此作为自己享受战胜“全世界”的喜悦的方式。在舍斯托夫看来，地下人遭到了指责、排挤、鞭打、任意报复。而他似乎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耐，确切地说，他遭到的屈辱、轻视越多，他朝思暮想的目的也就越近。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离开由规律、原则、自明对人统治的迷宫，总之，脱离健康和正常人的理性王国。这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对人们的麻木、屈服和自我的剖析揭示出斗争的激烈与反抗的程度，这也正是舍斯托夫看重的一点。

整个世界与一个人发生冲突，仿佛这是两个大小相等的力量，其实这是不公平的。舍斯托夫认为，每一个偶然性的生命个体，都值得得到尊重，都有权力追求个人意志，哪怕这个个人意志是与社会集体意志相悖的。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教导我们温和、顺从、舍己为公。所有这一切词都是由哲学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杜撰出来的。”（舍斯托夫 2005：69）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作为特殊性的单一个体高于普遍性，这一点在普遍性之前得到了确证，但它并不作为普遍性的附属物，而是作为比普遍性更高的东西。”（克尔凯郭尔 1999：50）

#### 5 结束语

关注个人意志，反对理性与科学是舍斯托夫哲学关注的中心。逐渐被理性统治的人的生存境况引起了舍斯托夫的思考，他将被理性所笼罩的生命存在形象地比喻为被围在一堵坚固的石墙中的生活，无论如何挣扎，人们都不可能摆脱理性的束缚，只能诚惶诚恐地甘做石墙的垫脚石，望着石墙上方“四角的天空”。人所处的这种悲剧性境遇正是舍斯托夫发展其哲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天才的敏感察觉到了康德、黑格尔等人所论述的真理与信仰、科学与意志之间的矛盾冲突，提出了一个直击人心的问题：与人毫不相干的石墙和二二得四为什么能支配活人的命运？它们是从何而来，又是谁赋予它们这种统治人的无限权力？舍斯托夫认为，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以上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导致他最终抛弃了理性与真理，并试

图用头去撞击石墙，毫不妥协。因此，当对原有信仰和存在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把人们引向无底深渊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对先前信仰的背叛，“‘地下室主人公’的绝望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绝望……从这一绝望中渐渐萌生出新的、少了点五光十色、多了点严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仰。它与‘人间天堂’的幸福主义格格不入”（索洛维约夫 2009：585），这是他悲剧哲学的根源。

舍斯托夫的哲学或许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他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对压制人性的理性和永恒原则的揭露和批判，对人类价值和尊严的执着追求等，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 参考文献

- [1]Бердяев Н.А. О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Т.1) [M]. Свердловск: Изд-во Ураль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91.
- [2]Булгаков С.Н. Некоторые черты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Л.И. Шестова(Т.1)[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1993.
- [3]Шестов Л.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омах(Т.1)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 [4]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 白春仁, 顾亚铃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 [5]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中共中央马克思, 列宁, 恩格斯,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 [6]索伦·克尔凯郭尔. 恐惧与颤栗[M]. 一谔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7]雷永生. 东西文化碰撞中的人[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 [8]舍斯托夫. 旷野呼告[M]. 方珊, 李勤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9]舍斯托夫. 思辨与启示[M]. 方珊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10]索洛维约夫等著. 精神领袖[M]. 徐振亚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11]夏仲翼.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笔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J]. 世界文学, 1982(4).
- [12]徐凤林. 俄罗斯宗教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Shestov's Comment on Dostoevsky's Philosophy of Tragedy ——Taking *The Notes of Underground Man* as An Example**

Zhang N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s a world famous religious philosopher, Shestov revealed Dostoevsky's tragic philosophy. He believes that Dostoevsky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creation since the “The Notes of Underground Man”, abandoned moral idealism, re-examined his beliefs, and openly broke away from the past. Therefore, the philosophy of tragedy highlighted in *The Notes of Underground Man* is of milestone significance in the writer's creative path. This is a testimony to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Dostoevsky's think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tragic philosophy. The writer no longer cries for weakness and despair, but as a basement philosopher breaks moral codes and natural laws, explores life and existence, and extols freedom and suffering. The purpose of philosophy of tragedy is to reject reason and science, pursue freedom and faith, and focus on suffering and despair.

**Key words:** Shestov; Dostoyevsky; *The Notes of Underground Man*; philosophy of tragedy

**作者简介:** 张楠 (1996—), 女 (锡伯族), 辽宁开原人, 黑龙江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硕士研究生, 研究

方向: 俄汉翻译。

**收稿日期:** 2020-03-07

**[责任编辑:刘 锐]**